

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TANG MU SUO YA LI XIAN JI

[美]马克·吐温 著
范纯海 夏曼 译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/(美)马克·吐温著,范纯海、夏曼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354-2690-5

I . 汤…

II . ①马…②范…③夏…

III 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近代

IV 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2454 号

责任编辑:罗公元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二炮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25 插页:2

版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—7000 册

定价:11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责任编辑：罗公元
封面设计：王祥林

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呼啸山庄
简·爱
德伯家的苔丝
父与子
哈克贝里·费恩历险记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巴黎圣母院
双城记
鲁滨逊漂流记
修女
格列佛游记
世界爱情诗一百首
茶花女
野性的呼唤
嘉尔曼
曼依姑娘
上尉的女儿
红字
王子与贫儿
恋爱中的女人
情感教育
少年维特之烦恼
羊脂球
欧也妮·葛朗台
飘
包法利夫人
虹
基督山伯爵
童年
我的大学
在人间
悲惨世界
三个火枪手
罪与罚
外国名诗三百首
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
金银岛
普希金诗全集
傲慢与偏见
漂亮朋友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世 界 文 学 名 著 从 书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策划：公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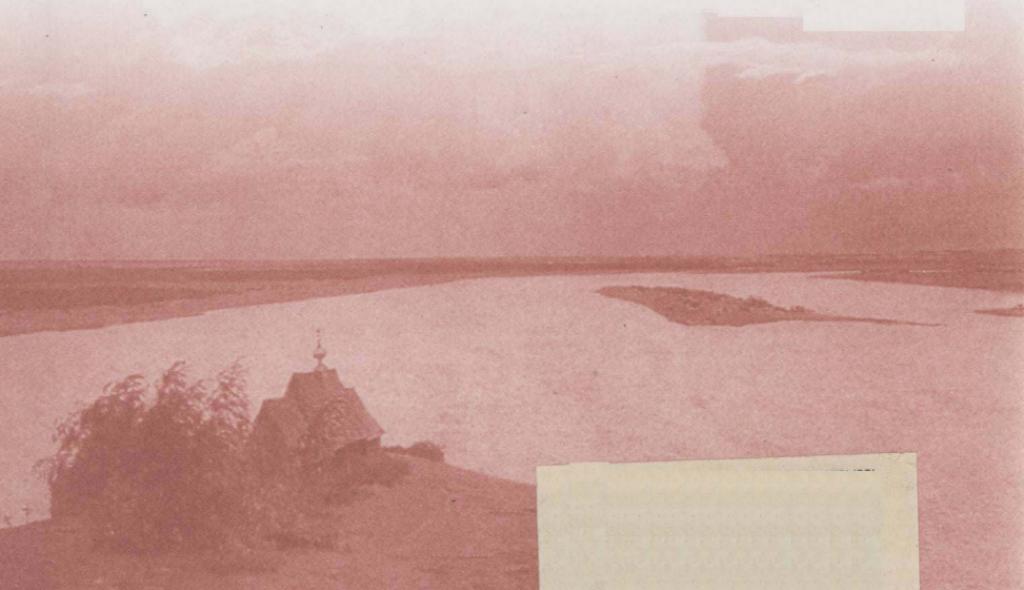
主 编：王忠祥

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TANG MU SUO YA LI XIAN JI

[美]马克·吐温 著
范纯海 夏曼 译



内容提要

汤姆·索亚是一个受姨妈监护的无父无母的孤儿。他调皮，逃学、打架、撒谎、“谈恋爱”，无所不为；他淘气，带着钢头四处寻宝，甚至离家出走去荒岛当“海盗”；他正直，冒着生命危险挺身作证，救出蒙冤的穆夫·波特；他勇敢，凭着顽强的毅力带贝基走出了迷宫般的山洞……

马克·吐温以幽默、活泼的笔调赞美了童心的纯真善良，充满了童趣，读来令人捧腹。

第一章

“汤姆！”

没听到答应。

“汤姆！”

没听到答应。

“这孩子究竟跑哪儿去了。汤姆呀！”

还是没听到答应。

老太太往下拉了拉眼镜，从镜框上将屋子扫视了一遍，接着又把眼镜推上额头，从眼镜下面向外望。她很少或从不透过镜片看孩子，因为在她看来孩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。这副眼镜是她的饰物，是她的骄傲，带上它才显得有气派，至于用途倒无关紧要，就是换上两个炉盖也是一样的。她一时有点不知所措，随后，她用一种不太凶狠但大得足以让屋里所有东西都听得到的声音说：

“我发誓，要是让我抓住了，我非得……”

后半句话还没说完，她便弯下腰，憋足劲，用笤帚在床下乱扫一气，一时上气不接下气，结果只赶出一只猫。

“从来没见过这么淘气的孩子！”

她走向敞开的门，站在门口，向长满西红柿藤和杂草的园子望去。汤姆没在那儿。她提高嗓门朝远处喊道：

“汤姆呀！”

听见身后有轻微的声响，她转过身，刚好看见一个小男孩想溜过去，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襟：

“嘿！我该想到那个橱柜的。你在橱柜里干啥？”

“没干啥。”

“没干啥！瞧瞧你的手，再瞧瞧你的嘴。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姨妈。”

“可我知道。这是果酱……没错吧。我跟你说过四十遍了，你要是敢再碰果酱，我就剥了你的皮。把鞭子拿来。”

鞭子已在头上举起，情况万分紧急……

“哎呀！姨妈，看那边谁来了！”

老太太赶忙提着裙摆转过身去。见危险消除了，男孩拔腿就跑，攀过高高的木篱笆墙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波利姨妈先是一愣，接着温和地笑出了声。

“真是该死的孩子。一次又一次跟我玩花招，我怎么总是上当呢？唉，老家伙都是大傻瓜，老东西学不会新名堂，这谚语没错。可是，两天来这孩子玩的花招就没重过样，谁知道他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鬼点子？他好像很了解我的忍耐力，所以能把握得恰到好处。他还会逗得我忍俊不住，这样一来他的过错也就一笔勾销了。不管怎样我都不会下手打他的。说实在的，老天在上，对这孩子我没有尽到责任。常言道：‘玉不琢不成器。’我知道我是在加重我俩的罪孽和痛苦。而他又像是中了邪，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！这可怜的孩子是我亲妹妹死后留下的，我哪里狠得下心来打他呢？每次放过他，我都觉得良心受谴责；可每次打他，又觉得心要碎了。唉，正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：男人也是凡胎俗子，寿数不长，麻烦却不少。我敢说，这话对极了。今天下午他要是逃学，我有义务教育他。明天是礼拜六，得惩罚他。别的孩子都在玩，这时候让他干活够他受

的。他可是最讨厌干活的。我得对他尽点义务，要不这孩子就毁了。”

汤姆果然是逃学了。他玩得很开心，几乎没按时回家来帮叫吉姆的黑孩子干活。吉姆晚饭前一般要劈第二天用的柴火。他回来时吉姆已干了四分之三的活，他把当天的冒险经历讲给了吉姆听。汤姆的同母异父弟弟锡德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，他已经干完了自己捡劈柴的活儿。他既不淘气，也不闹人。

晚饭时，汤姆一有机会就偷吃糖，趁着这当口儿，波利姨妈问了他许多让人琢磨不透的巧妙问题，想借此套他的话。像许多心地单纯的人一样，她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有耍手腕的天赋，经常设计些自以为高明的诡计，其实一下子就能让人看透。她开口问：

“汤姆，学校是不是挺热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热极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没想去游个泳吗，汤姆？”

汤姆一阵惊慌，心存疑窦。他朝波利姨妈脸上扫了一眼，没看出姨妈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于是说道：

“没想去。嗯，不太想。”

老太太伸手摸了摸汤姆的衬衫，说：

“那是因为你还没觉得太热。”她心里暗自得意，自以为既发现了衬衫是干的，又没让人看出自己的意图。其实汤姆早已看透了她的心思，抢先一步说：

“不过我们用水冲了冲脑袋，现在还没干呢。你看是吧？”

波利姨妈有点懊恼，自己怎么忽略了这一证据，让他又要了个花招。不过她又有了个新主意：

“汤姆，你给脑袋冲凉时没把我在你衬衫领口缝的线拆开吧？把衣服解开！”

汤姆脸上疑云顿开。他解开外套。只见衬衫领子仍缝得好好的。

“真让人操心！去吧。我还以为你又逃学去游泳了呢。这回我饶了你，汤姆。就像谚语说的，你已经臭名远扬了。不过这次还不错。”

她为自己过于聪明而稍感后悔，同时又为汤姆这一次变得这么顺从而暗自高兴。

这时锡德开口说话了：

“嗯，我记得他领口缝的是白线，现在怎么变成黑线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汤姆，我的确缝的是白线！”

没等下文，汤姆早已溜出了屋子，走到了门口，说：

“锡德，我非要揍你不可。”

脱离危险之后，汤姆察看了一下外套翻领下别的两枚针，上面分别还穿着线，一根针上是白线，另一根上是黑线。他心想：

“要不是锡德，她肯定看不出来。真倒霉！她有时用白线，有时又用黑线。要是她只用一种线就好了，免得我搞错。不过，我发誓非要揍锡德一顿，给他个教训！”

汤姆不是镇子里的模范孩子。不过，对镇里的模范孩子他是了解的，他讨厌他们。

没过两分钟，他已经把心中的不快忘了个一干二净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烦恼比大人的麻烦小一些，而是因为眼前又出现了一件新奇事，一时间让他把烦恼一古脑儿全忘了。大人也是一样，一个新鲜的乐趣能让他们把不幸全部抛在脑后。让汤姆感兴趣的是个珍奇的宝贝——一只哨子。这是他刚刚从一个黑

人那里弄来的。他想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吹一下。弯弯的哨子形似小鸟，发出的声音也像鸟儿的啾啾声，婉转嘹亮。吹的时候要用舌头抵住上颚不断地伸缩。如果读者曾经是个男孩，准记得这种哨子的吹法。汤姆既勤奋又专注，很快便掌握了诀窍，因而便得意洋洋地高奏凯歌，沿着马路走去。他那得意的感觉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行星。不过要说喜悦的强度、深度和纯度，天文学家也绝比不上这孩子。

夏季的午后特别漫长，到这时天还没黑。没一会儿汤姆便停止了吹哨子。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陌生人。是个比他稍大的男孩。在圣彼得斯堡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，突然出现个陌生人，无论男女，也无论年纪有多大，都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。尽管不是周末，这个男孩却穿着考究的衣服。仅凭这一点就让人惊讶不已了。他头戴上好的软帽，身穿蓝色的新衣，纽扣扣得整整齐齐，裤子也同样整洁。还有，他还穿着鞋，可今天才礼拜五。他甚至还打着鲜艳耀眼的领带，浑身透着城里人的架势，使汤姆顿时显得黯然失色。看着眼前这个耀眼的人物，汤姆越看越不顺眼，与这身新衣服相比，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显得特别寒酸。两个男孩都没开口。只是一个孩子移动一下，另一个也动，他们面对面横着走，相互瞪着眼睛绕圈子。最后汤姆说：

“我打得过你！”

“我看你敢动一动。”

“我就敢。”

“你不敢。”

“我就敢。”

“你不敢。”

“我就敢。”

“你不敢。”

“就敢！”

“不敢！”

一阵不安的沉默后，汤姆说：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你管不着。”

“我就要管。”

“那你就管管看！”

“你敢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管。”

“我就敢说，就敢说，就敢说。我说了。”

“喂，你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，是不是？要是想揍你，我就是把一只手绑在背后，也能把你打个落花流水。”

“那你干吗不动手？你说了能打过我的。”

“你胆敢小瞧我，那我就非动手不可了。”

“是吗？我看这儿的人都是死要面子。”

“别自以为是！你以为自己了不起？瞧你那顶恶心的帽子！”

“不喜欢就来动动这帽子呀。有胆量你就试试看。谁敢动我的帽子，我就让他趴在地上吃屎。”

“你个骗子！”

“你才是骗子。”

“你说敢跟我打架，却又不敢动手。”

“快滚开吧！”

“嘿，你要是再敢啰嗦，我拿石头敲碎你的脑袋。”

“你当然敢啦。”

“我真的会的。”

“那干吗还不动手？光说不练算什么本事？怎么还不动手？”

害怕了吧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你怕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你怕。”

又沉默了一会儿。两个孩子又相互怒视着，一边还绕着圈子。不一会儿，两人的膀子抵在了一起。汤姆说：

“给我滚开！”

“你给我滚开！”

“我不走。”

“我也不走。”

两个孩子就这么站着，都弓着腿使劲推过来撞过去地撞击对方，四眼相向，怒目而视，谁也没占上风。他们就这么斗着，直到两人面红耳赤、浑身发热，然后便一面提防着对方，一面松下劲来。汤姆说：

“你是个胆小鬼，是小狗。我要告诉我哥哥。他只用一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趴下。我要叫他来揍你。”

“你哥哥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哥哥比他大，能把他从那片篱笆上扔过去。”其实两个哥哥都是编出来的。

“你骗人。”

“你只敢说不敢干。”

汤姆用大脚趾在泥地上划了道线，说：

“你要是敢跨过这条线，我就把你打趴下，揍得你站不起来。谁跨过这线，谁就得挨揍。”

新来的孩子一步跨过线说：

“你说了要动手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。”

“别推我，你小心点。”

“你说过要揍我，干吗不动手呀?”

“我敢说！只要给我两分钱，我就揍你。”

新来的孩子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两枚铜板，一边拿着一边嘲弄他。汤姆一下子便把硬币打落在地。顷刻间，两个孩子扭成了一团，在地上翻滚着，像两只猫一样相互厮咬着，拼命撕扯对方的头发和衣服，照着对方的鼻子和脸乱抓。不出一分钟，两个孩子已经满身是土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很快混战便见了分晓，在战斗的硝烟中，汤姆出现了。只见他骑在新来的孩子身上，使劲挥动着拳头，嘴里不停地说道：“服不服，你叫啊！”

下面那孩子使劲挣扎着，想要挣脱出去。他在哭喊——主要是由于气不过。

“服不服！”拳头还在继续挥动着。

最后，陌生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声：“服了！”汤姆这才放他起身，说：

“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。下次见到我要老实点。”

新来的孩子一边拍打身上的泥土，一边抽抽噎噎地走了。边走还边恶狠狠地回头威胁汤姆说下次抓住他再怎么怎么地。对此，汤姆只是拼命嘲笑，然后趾高气扬地走开了。可他刚一转身，新来的孩子便拾起一块石头朝他扔了过来，正好打在他背上，然后那孩子便像羚羊一样飞快地逃走了。汤姆朝着这背后袭人者猛追，一直追到他家门口。于是知道新来的孩子住在哪儿了，就在大门外摆开架势，大声向敌人挑战叫阵。可是敌人只是隔着窗户扮鬼脸，就是不出来。最后，敌人的妈妈出来了，骂汤姆是个粗野的坏小子，让他滚开。于是他就走了，不过他说他早晚要收拾那个男孩。

那天晚上，他很晚才回家。虽然是小心翼翼地从窗户里爬

进屋的，结果还是中了姨妈的埋伏。见他把衣服弄得一塌糊涂，她便打定主意，礼拜六一定要把他关起来干一天苦工。

第二章

礼拜六早晨来到了。夏日的世界阳光明媚、空气清新、生机盎然。每一颗心都在歌唱，如果是年轻人，那歌会不禁从口中唱出来。每一张面孔都喜气洋洋，每一个脚步都轻盈欢跳。槐树花正在开放，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花香。镇子后面的卡迪夫山上植物茂密，一片郁郁葱葱，那山离得不远不近，看上去似梦中仙境，让人神往。

汤姆提着一桶白粉浆、拿着一柄长刷在人行道上出现了。他扫视了一眼院墙，刚才的兴致顿时一扫而光，心里泛起深深的悲哀。院墙长三十英尺，高九英尺。生活顿时变得空洞乏味，活着也成了负担。他叹了口气，拿起刷子沾上粉浆，伸到最上面的木板上刷了一道。他就这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。他把刷过的地方与没刷过的地方比较了一下，发现刷过的几个道道根本就无足轻重，而等待他去刷的整个院墙像大陆一样望不到头。他一下子在一棵树边坐了下来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。吉姆手提铁桶、唱着歌、蹦蹦跳跳地从大门里跑了出来。以前，汤姆最讨厌到镇上的水泵提水了，而此时反倒不觉得讨厌了。他想起水泵处有小伙伴。都是等着接水的，有白孩子，有混血孩子，有黑孩子，有男孩也有女孩，大家在那里歇息、交换玩具、吵架、打架、起哄。他还想起，虽然水泵只有一百五十码远，吉姆提一桶水的时间从来不少于一小时，就这样还有许多